

村里“最后”的织席人

草席因其天然环保、材质柔软、吸水性好，曾经是每个家庭度过炎夏的必备之物。如今，人们习惯了空调房里盖空调被，草席则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。40多年前，临桂区小江村委是远近闻名的草席制作之乡，家家户户都能织席。现在，小江村委新街村只剩下74岁的老人张尤景还会手工编织草席这门手艺。张尤景说，手工草席编制这门传统工艺可能自他之后就再无传承了。

● 全村仅剩一人会编席

“时间放眼到40多年前，不光新街村，小江村委有百分之七八十家庭都会做草席。”临桂区小江村委副主任李永财说，“而现在，小江村委1700多口人里，只剩下两三个人会织草席了。400多人的新街自然村，只有张尤景老人还会织手工草席。”

对于这样的现实，71岁的张尤景已经没有太多的感慨。老人似乎已经接受了手工草席手艺即将失传的事实。

张尤景织草席的手艺，是从父母那学来的。1980年，张尤景离开了村里的生产队回到家，从此，人生就有大半时间是坐在织席机前，白天黑夜都勾着头织草席。

在过去，织草席、卖草席是新街村不少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。四五十年前，机织草席还不曾出现的年代，手织草席可以说是生活必需品。夏日纳凉主要靠蒲扇，而睡着了没办法扇扇子，就只能依赖一床柔软、沁凉的草席了。

“那时打零工是2块钱一天，一床草席能卖到六七十元。”张尤景

说，以前，手织的凉席是“奢侈品”，即便破了大家都舍不得扔，而是补一补继续用。

虽然在那个年代，手织草席价格高，愿意掏钱的人却有不少。草席还是当地人结婚的陪嫁品之一，因为“有席子，有孙子，有里子，有面子。”按照习俗，婚礼当天，陪嫁的草席两端都会用红绳扎好，系上寓意相依相随的“盘长结”，由媒婆背着，跟着随嫁队伍一起送到新人的生活里去。

靠着织草席的手艺，张尤景养活了全家人，是村里比较早盖楼房的人。最忙的时候，张尤景一个月要织30多张草席。

而现在，一年到头找张尤景织席的人，还不到三个。编织草席的织席架，也被他放在了墙角，罩上防尘布，好像是一个已经沉睡的老人。

● 十多道工序制成一床席

制作草席要经历种草、割草、晒草、穿线、织席、晒席等十多道繁琐而细腻的工序。工序虽然繁多，最主要的一道工序就是织席。

“一床草席的起点，要从种草开始。”张尤景说，这做草席要用专门的席草。这种草可以长到3米高。张尤景家里的田地，有半年的时间是用来种席草。

开春四五月种下，年底10月份收割，田有半年的时间不能种水稻、果蔬，还需要人工驱虫、施肥。从割草到晒草，是尤为关键的一步。几十年织席的光阴里，张尤景和老婆凌晨2点多起床，打着手电筒到田里割草，为的就是能赶在清早太阳升起之前，把草铺到晾晒坪里晒着。割的席草如果不能及时晒干，就会很快枯萎、发蔫，进而失去韧性，就不能用了。

席草经过晾晒后，会变得轻盈又有韧性，散发出特有的清香味。张尤景把席草收回家，要检查每一根席草，观看外观是否有破损，并根据长度进行分类。“如果破了，就要扔掉。因为织出来的凉席那一根断了，睡起来会刺皮肤。”张尤景说，种好了席草、分好了席草，而后才是织凉席。

因为没人找自己织席，去年开始，张尤景就没有再到田里种席草了。老人把往年收割的席草一根根分类，专门放在了楼顶一间通风的房间里。

15日，为了给记者展示织席过程，张尤景又走到了墙角的织席架前。1米多高、2米多宽的织席机，看上去有点像一张最大号的竖琴。数十个小孔穿插着麻绳连接着框架的两端，像是琴弦。和竖琴不同的是，这些弦之间有一个重达十多斤的席扣。它可以沿着绳索上下移动，压实一根根席草。

张尤景摩挲着木质的织席机，转身到水池里舀了一瓢水。他把水喷在织席机上，把麻绳润湿，然后用小刷子细细地、一遍又一遍地用机油涂抹麻绳和织席架的席扣和标梭。

张尤景和妻子谭雪娥，搬过马扎坐在了织席机两边。

谭雪娥用细长、轻巧的标梭往织席架上麻绳的缝隙里穿插席草。张尤景用双手抬起席扣，带着手劲，顺着麻绳用力往下压，一根席草就这样被固定好了位置。

他粗糙的手指像灵巧的蝴蝶，在席草的末尾来回地翻了几下，草席就打了精巧的节。而后，张尤景再把席扣抬上去。谭雪娥再穿入新的、纤细的席草。夫妻俩相互配合，周而复始。一根席草，一个节扣。一根接着一根席草被席扣压得又密又实，形成了平整的草席和草席上像棋盘格一样四方的纹路。

织好一床1米5的草席，张尤景要和妻子忙活六七个小时，现在的市场价大约300元。

● 这门老手艺还在找接班人

小江村委曾经有很多家庭都会做草席，但仍在坚持做的也只有张尤景一人。虽然大家都清楚，手工草席已经很难在高度工业化的床上用品市场分一杯羹，但就这项纯手工技艺来说，仍然具有历史价值。

张尤景说：“现在大家生活都好了，有空调了，一些年轻人夏天都不会睡凉席。更何况辛辛苦苦半年，织出的一床凉席只卖300块钱，难以产生更大效益。但是，如果有人愿意学，我愿意免费的传授这门手艺。”张尤景说，“希望这门老手艺能一直传承下去。”

小江村委副主任李永财却认为，手织草席的前景不一定会像张尤景想的那样“悲观”。李永财说，除了技艺传承有价值之外，手工草席还有一定的小众市场。目前，虽然市场上手织草席越来越少，但仍然会有

人找上门，请会织草席的人织草席。手织草席有它无可替代的地方。一床草席可以使用十几年而不坏，经久耐用的程度是市面上普通机织草席不能比的。另外，与市面上常见的竹篾凉席相比，手编草席细软轻便，睡的时候不会夹头发，冬天收拾起来也不占地方，好拿放。特别是近几年，传统文化、手工艺越来越得到重视和传承，过去村里的一些老习俗也被现在的年轻人主动接受和延续了下去。现在的村里人结婚，从好寓意的角度，也有的新人会选择买一床手编草席当作嫁妆。

李永财和张尤景的想法相似，都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为这门手艺找到接班人，“因此镇政府正在考虑为这一项手工艺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。”

记者刘净伶 文/摄

↓张尤景之前晒干的席草。



→张尤景正在织草席。

